

子（当然也有一些以前常跑去他家，而现在看见却赶快低头或绕路而去的人），他总是装作看不见，头一扭，赶快走开了。更有几次，他对来人眨眨眼，走开了。事后，他总是同我们说：“我反正是这样子，我不在乎，可是不能牵累别人，让别人倒霉。”然后就会想起那些被牵累的抓进去的人，眉头深锁，半天不说话。

五

自开始所谓平反后，有在野党的人要见他，他不见。更有些他的老部下想要平反以前的冤狱，想要求当局补偿多年来的损失。他深感内疚，他说过，大家都因受

我的牵连，身心及家人都受了极大的痛苦，个人的前途及经济更受了重大的损失，我对他们极为愧疚，但如果闹大了，使社会不安定，已经受的委屈只好算了，实在是我对不起他们。

临终前，他已神志不清多日。临终时，我未赶到，听说他最后一句话还是“还我清白”。唉，二哥，在“现代”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想不起，甚或看不起的这种无形东西，对于你还是那么重要，难怪你的后半生会落得如此坎坷！

（转自《印缅滇抗战暨日本投降纪实》，北京时代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王伯惠、刘伟华等编著）

愿为解渴献终生

——忆父亲黄震东

○黄建南（1965 自控）

黄震东，曾任北京市水资源委员会总工程师，北京市水利局副总工程师，北京市政府第四、五届专家顾问团顾问，北京市第五、六届政协委员。北京水利学会二、三届副理事长；国际水资源协会会员。

父亲黄震东 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他离开我们已经 12 年了，如果他还在，今年应该是 100 岁了。

在纪念他诞辰 100 周年的座谈会上，北京水利系统的老战友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深情地回忆着和父亲一起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一桩桩往事。大家是那么地爱他，把他当作老师，当作长辈，当作朋友，当作可以无话不说的亲人……我在整理录音

时，泪水止不住地流。那是感动的泪、幸福的泪。我为有这么一位受人爱戴的父亲而倍感骄傲。

1915 年，父亲出生在荒凉的大西北，黄河河套的宁夏银川，省里唯一一所中学的校长家（爷爷曾任宁夏文史馆馆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32 年，父亲骑着骆驼，穿过沙漠颠簸了 20 天才到包头，转乘火车到北京，上了清华大学土木系。清华培养了他严谨的学术及工作作风，也练就了他坚强的体魄，更把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深深地融入到他的血液中。1937 年 7 月 7 日他去卢沟桥做含沙实验，宛平城进不去了，回校才知道发

□ 怀念师友



黄震东老学长

生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了！

毕业后父亲满怀悲愤，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一直辗转奋斗在荒凉落后的陕、甘、宁、青、渝水利工地上。

新中国的建立让他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有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他奋不顾身地投入了北京的城市建设中。在我的记忆中，从1950年来到北京一直到“文革”前，十几年他几乎从未休息过周末及节假日，我们回家很少能见到他。他从不抽烟喝酒，不进电影院，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扑在水利工程上。那时没有汽车，就靠双腿和自行车。他的足迹走遍了北京周边的山山水水，被大家喻为北京市的“活地图”。

1958年，他作为十三陵水库工程的设计总工程师，时间紧，担子重。1957年12月20日下达的任务，要求1958年汛期拦洪蓄水，设计加施工只有半年时间。当时要求元旦拿出汇报方案。他带领几个年轻技术人员骑自行车前往十三陵进行勘测考察。白天满山遍野奔跑进行实地测量，晚上一起讨论，不到十天时间就拿出了方案。1月21日施工开始，父亲和同事们吃住在工地，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左右。晚上总指挥部开会常到半夜一二点，有时开

到天亮，第二天照常主持设计工作。父亲有周期性偏头痛的老毛病，每周都要发作，他忍着病痛，带领大家于1958年5月顺利地完成了工程设计任务，满足了几十万劳动大军半年内完成大坝建设的需求。后来他又及时地提出补水设计方案，都已得到实现。

1960年，他又担任了解决北京喝水的大动脉——京密引水工程的设计总工程师。那时我妈妈得了败血症，住院、离职，他都顾不了她，一心扑在水利工程上。

我记得1976年地震那天早上天不亮，他才把孙子从楼上抢着抱下来，一辆吉普车就把他接走了，到密云水库与战士们一起护坝去了，一去多日，好长时间未回过家。地震后期，大家都从动物园畅观楼地震棚中撤了，他因足跟腱断了，为不影响上班，又继续在潮湿的地震棚中多住了两年。但他万万没想到，长期的潮湿环境让母亲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最后房颤导致斑块脱落，造成大面积脑梗死，从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975年北京大旱，70年代后期北京水资源已经很紧张了。看到北京很多行业用水大手大脚，父亲痛心极了。“北京严重缺水！”父亲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但没有人重视。父亲在市政协会议上一次次上报的“北京严重缺水”的提案一次次地又都返回到了他的办公桌上。1979年，在他的倡导下，北京水利学会牵头4个学会在新侨饭店开会，他做了总结报告。这次会让领导知道了：

1. 北京严重缺水已到了什么程度。
2. 污水也是资源——污水资源化：北京污水已十个亿了，怎么把污水利用起来。

3. 北京要解决水的问题一定要外调水，只靠北京是解决不了的。

4. “多龙治水”一定要改。

他和他的战友们在会上发出的最强音终于被中央领导认可并采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批示：北京市水的问题如不及早管一下，将对下一代“造成严重恶果”。国务院召开了“京津用水紧急会议”，一系列的规划、措施陆续实施。那年会上的呼吁这些年都一一实现了。

原来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很少在家，很少说话。他是位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几乎没有生活的人。后来他退休后我们来到他身边，感到他不全是这样。他对周围的同志和蔼可亲，大家是那么地爱他。他谈笑风生，时不时还来点小幽默，逗得我们捧腹大笑。但他到临终前，始终没有和我们说过他一生中那么多的酸甜苦辣，那么多的艰辛和荣誉。十三陵水库和那么多中央领导见面从未给我们说过。“名”和“利”这两个词好像在我父亲人生的字典中从未出现过。刚解放时分的五间住房，越住越少变成三间。晚年我们来到他身边照料他，他不知道局级干部可以有四间房。有一次电视台记者来家采访他，我才知道：京密引水工程预算 3000 万，完成从密云引水到昆明湖的工程后，他们向上级汇报，再修从昆明湖到玉渊潭一段（昆玉河）就可以把北京市内的水系连起来，不要国家拨款就可完成。结果为国家节约了许多资金。记者问他：听说您是国际水资源委员会会员，收到不少次国外开会的邀请，为何一次也不去呢？父亲淡淡地回答：“给国家省一点外汇吧。”这两件事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父亲在《老牛伏枥，志在水利》一文中这样写道：“有这么一个‘牛群’，在北京的大地上，默默无闻地耕耘了将近半个世纪。他们的足迹遍布北京的山山水水，河流沟汊，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在这块大地上培育了满山遍野的鲜艳花朵——水利工程。他们热爱这块宝地——北京，更爱北京的山山水水。在近半个世纪的日子里，只要哪里有呼唤，他们就打起背包，奔赴哪里。那时没有汽车，靠的是自行车和两条腿；没有宾馆饭店，住的是老乡家的土炕，或是夏热冬冷的工棚；他们没有假日和春节，没黑夜没白日地为了早日完成工程所需要的蓝图而工作着。他们没有怨言，在他们的后面，又有多少父、母、夫、妻、子、女在支持着他们的工作。当他们用心血和汗水所绘制的蓝图落实在北京的大地上，他们又是多么的高兴和欣慰……就是这一个‘牛群’，现在已多进入了花甲之年，有的已进入耄耋之年，他们多病缠身，但只要哪里有呼唤，仍毫不迟疑地奔向哪里。他们愿为北京市的水利事业吐尽最后一点丝，流尽最后一滴烛泪。老牛伏枥，志在水利。”这些年，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泪水一遍又一遍地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的父亲就是这牛群中的一条“老黄牛”，这写的就是他的一生，是他发自内心的声音。也是与他一起奋斗的一批水利人的一生。父亲平时的话很少，更难看到他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从这篇文章及他仅有的几首诗中，特别是《愿为解渴献终生》一诗，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未深入了解过的父亲，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父亲，看到了一个对祖国、对水利事业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父亲。

□ 怀念师友

他没有华丽的词藻,他没有豪言壮语,他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索求;他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对工程技术一丝不苟。他知道水利工程那是百年千年大计,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每个工程他都坚持要做实验,每个重要实验他都要亲临现场,看模型、看数据。他干工程不只听汇报,都要实地去察看;一个从不爱说话的他,当他预见到北京水资源危机时,想尽一切办法地大声呐喊出来!他不畏权贵,敢于说真话,坚持实事求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架子;他生活简朴,淡泊名利。他默默无闻地耕耘,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这奉献的是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他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用自己的行为影响着那么多爱着他的人们。

“愿为解渴献终生”,多么简洁的表达,多么朴素的语言,这是一名水利战线上的老黄牛的心声,也是水利战线千千万万个默默奉献者的心声。

如果父亲还在,今年他正好 100 岁。如果他知道他 1979 年在新侨饭店四个学会的会上大声疾呼“北京严重缺水!”现在已变成了大家的共识,经过多少人的努力,各种措施已开始见效,他会有多高兴啊!

如果父亲还在,今年他正好 100 岁。我要亲口告诉他:他的理想,他的品德,他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人的楷模。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会将它一代代传下去!

如果父亲还在,今年他正好 100 岁。正因为有他这样的人以及和他一样的一大批水利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和不懈努力,北京用水情况才有了这样的改善,北京才有了持续发展的可能。今天北京建设得这么

美好,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在父亲诞辰 100 周年的这个特殊的时刻,让我们向父亲及老一辈的水利工作者们致敬!

2015 年 8 月

曾国屏教授逝世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前所长曾国屏教授因病抢救无效,不幸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去世,享年 62 岁。

曾国屏同志 1953 年出生于贵州印江。1986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和教育管理学院,1994 年入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长期担任所长职务,2008 年任深圳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主任。曾国屏教授对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学深有研究,卓有贡献。他是东亚 STS 网络(EASTS Networks)的创始人,曾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等。

曾国屏教授的英年早逝,是中国学界的重大损失。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全体师生深表哀悼。